**Unrepresentative Claims: Speaking for Oneself in a Social Movement**

**(APSR)**

·本文作者

Samuel Hayat , Researcher,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

研究领域：政治代表性、19世纪革命和工人运动



·一句话总结：unrepresentative claims

法国黄背心运动的领导人声称自己“不代表任何群体/组织/机构”，只是为自己说话

“非代表性/反代表”的政治主张

·文献综述

1. 代议制政府和政治代表性

从17、18世纪的英法美革命 苏联解体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，代议制政府在

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普遍的合法性

“代表性”的两种面向：授权代表mandate和representation as embodiment

**授权代表：委托-代表，通常的目的是捍卫利益**

象征性代表：Hofmann“表征”，用一个议会代表一个公司/学校

政治代表性理论：从授权代表拓展到了representation as embodiment

Saward：政治代表不需要经过选举授权，也不需要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实质性联系

1. 对代议制政府/政治代表的挑战

政治权力垄断，政治代表霸权，政治信任等

“非代表性”/“反代表性”

21世纪的社会运动孕育了一种反对一切代表、捍卫人民权利的政治主张

*抗议者声称民选代表不代表人民/ We’re the 99%.*

对社会运动潜在的领导人的影响：拒绝代表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speaking for oneself

·必要的背景介绍：法国黄背心运动

马克龙当选一年以后 2018-2019

加征燃油税 大规模、多层面的民众抗议运动 对各种机构提出了批评，同时拒绝指定运动本身的代表

*“黄背心”运动是一场没有“固定诉求和领导者”的社会政治运动*

2020年欧洲议会选举，黄背心党的两位参选成员结果惨淡

Levavasseur 宣布成立政党参与欧洲议会代表竞选后，受到了黄背心强烈的抵制

剩余的领导人：Benjamin Cauchy, Jacline Mouraud, Eric Drouet…

“我不代表任何人，我只代表我自己”“没有组织或领导作用，只是中介人”

“黄背心”们更容易接受那些“非代表性”的言论

·Unrepresentative claims as negative claims

消极的话语：试图将自己与各种组织/机构脱离

对“代表性”的怀疑：每一个组织/机构都需要代言人，但这个代言人不一定实际上为组织/机构的利益服务 misrepresentation

阴谋论的角度：一些组织/机构通过某些人运作，但并不声称它们依靠这些人

在黄背心运动中：反建制的话语

一种强烈的与政党、工会、国家、媒体脱离的愿望

允许各种抗议，前提是只为自己说话

“没有授权、没有机构、仅仅是公民”

“不受接受任何命令，不对任何人负责，不为任何人负责”

·Speaking for oneself, embodying an identify：构建认同

隐含着一种积极的、具有代表性的主张：自我呈现

通过行动描绘/构建“自我”的形象，以一个特定的身份活动

强调自己特定的身份：专家，受害者……

战略性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和立场，从而得到更广泛的支持

·非代表性主张 构建的三种类型的身份

1. Generality：抽象的原则

声称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，因此是完全公正的：Priscillia Ludosky

citizen-expert 合法性来源是自己的专家身份

投身抗议的能力和决心：Je ro me Rodrigue

在抗议中受伤，在Fb上广泛传播，“成为了这场运动无私的化身”

1. Particular Group：强调共同特征、共同所属的群体

黄背心运动中的“黄色马甲”成为了象征这场抗议的符号

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、占领运动中：

“不替别人说话，而鼓励每一个人为自己发言”

1. Unattached Individual：仅仅以个人的视角发表观点

社交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

刻画黄背心运动中抗议者的故事，通过真实性获得合法性

·结论和讨论

Unrepresentative claim 通过声称不代表任何人，刻画自己的形象，构建身份认

同，得到了黄背心的支持

建立在代议制政府信任流失，社会运动扩张的背景下；政治个性化的体现

但是并没有对代议制政府提出实质性的挑战 / 替代性的决策机制

代议制政府之外还存在怎样的代表权？会对理解代议制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？